

□李立峰

“小雅,小雅,给我唱个歌吧!”
“悟空,悟空,给我跳个舞吧!”
自从把小雅智能音箱和悟空机器人请进家之后,儿子和女儿各霸一个,每天热衷于人机对话,乐此不疲。
身板小,本领大,有耐心,长相可爱,声音还萌萌哒,能够回答他们无比刁钻的问题,忍受他们各种折腾。我这个好为人师的爸爸,好多时候只有靠边站了。
我切身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厉害。它侵入我的生活,迅速取代了我,让我这个自我感觉良好的文科男相形见绌,我感到无比失落。
家住渝北,距离智博会举办地不远,每次智博会都没错过。从以往的线下体验,到如今的线上围观,智博会的“黑科技”、高科技、新科技,既成为

亲子话题,更丰富着我们对未来的想象。
为了刷一刷自己在子女心目中的存在感,我就“卖弄”他们没有听过、见过、亲历过的新鲜事。
那是去年五月,我怀着急切、激动的心情,走到长安汽车全球研发中心的无人驾驶体验场地。工作人员轻点按键,视线尽头,一台泊在车位上的白色汽车缓缓倒车,驶上道路,稳稳地停在我身边。
我打开车门,上车坐好,没有驾驶员,还真有点不习惯。要说一点不紧张,那是不可能的。我系好安全带,暗暗用手抓紧座位扶手。工作人员通过

人车对话,喊出目的地,车子缓缓出发了。
一路上,我好奇地东张西望。第一次坐在无人驾驶的汽车里,那种感觉颇为新奇,既紧张,又兴奋。提速,减速,车子通过了红绿灯,经过几个转弯,安全、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。
第一次体验无人驾驶,只有短短的几分钟,却让我对人工智能有了刻骨铭心的感受。
某一天,你走在大街上或者打车,发现停下来的一辆汽车,车里空无一人,你一点也不要惊奇,也不要害怕。这是无人驾驶。
离长安不远的金康汽车,这座数

字化、自动化、智能化的汽车工厂也把我震撼到了。偌大的工厂里,复杂的车辆组装,完全由大大小小的机器人在操作。
在这里,我还体验了一把飞行的感觉。没错,乘车如同飞行!在厂区专用的试车道上,电动汽车以百公里加速不到4秒钟的速度,瞬间产生强大的离心力和失重感,给人一种翱翔九天的错觉。那是何等极致的体验!
为经济赋能,为生活添彩,我亲眼目睹了智能化在重庆的落地生根。
一次,在仙桃数据谷一家高科技公司展厅,我看到了科技改变生活的先兆。

一个普通的电冰箱,有一个大大的显示屏。如果你是一个健忘的人,显示屏就充当了备忘录和小秘书的角色;如果你害怕摄入热量过多,每天为吃什么发愁,它会根据你的健康数据,智能推荐每日三餐,从营养搭配到食品保质期,全部替你考虑到了。有了这样一台冰箱,你再也不用担心食品过期造成浪费,也不用担心热量超标导致发胖。有了它,相当于拥有了一个私人管家和保健医生。
在冰箱的旁边,是一个高大细长的穿衣镜。看上去,它与普通的镜子并无二致。接下来,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:你一走近,它就变成一个电子

屏,根据你的高矮胖瘦、个人喜好、服装色彩,自动推算当日的穿着搭配,并且展现不同角度、不同姿态的穿着效果。有了这样一面镜子,你再也不用于试衣服而穿衣,脱衣浪费时间,也不用为不会搭配而纠结。有了它,相当于拥有了一个服装师和时尚顾问。
听我讲完这些,一双儿女瞪大了眼睛,儿子兴奋地大呼大叫:“太好了!以后不用学车也可以开车喽。”我告诉他,以后相应的法律法规都会调整,很多职业也将消亡。
“那,机器会毁灭人类吗?”儿子担心地问。
我说,机器永远无法取代人,无论它多智能,它终究只是工具,智能化只是技术,而亲情无法取代,思想无法取代,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和信任无法取代。我们有理由相信,我们是智能时代的主人。

穿着“红舞鞋”的张嬢嬢

除了背茶叶,有时还要背鸡鸭、鸡蛋去卖。
这一背,差不多就是10年,张祥英的肩上、背上,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。
后来,看见村里有人把自家水田田坎垒高、加固,关起水来养鱼苗,张祥英也跟着学。但她很快发现,养鱼苗的人太多了,赚不了钱。再后来,看见别人养大鱼赚钱,她又开始养大鱼。由于没有充氧设备,也没有技术,有次因天气闷热,她眼睁睁看着活蹦乱跳的鱼大面积死掉。
背茶叶的日子苦,但还能几元几元地挣,可这池塘的鱼,说死就死了。蹲在田坎边,张祥英狠狠地哭了一场。但哭有什么用呢,哭不活死了的鱼啊。
泪水哭干的张祥英不甘心。

1998年,张祥英东挪西借凑足了款,承包了歌乐山凉风垭口一个碎石厂。一年后,白市驿镇划归九龙坡区,定位为重庆的后花园,涉及环境污染的碎石厂全部关闭。
不过,又一个机会降临:成渝高速准备开建。
已过而立之年的张祥英,当起了老板,承包高速路上的一些堡坎、涵洞来做。当时,几百公里的成渝线上,没有一个女老板。张祥英对承包的项目严格把关,一切按标准来做,严禁工人偷工减料。
后来,重庆市交通局道路施工处搞了一个评比活动,张祥英还获得了标兵,承包处给了5000元奖励。
提及此事,张祥英至今都很兴奋。拿到5000元钱那天,张祥英请工人和父老乡亲们吃了一顿。
张祥英名声在外,很多建设单位都主动找到她。
承包成渝高速项目,让张祥英完成了资金的原始积累,她本可以见好就收。但一次回娘家,得知村里茶山要承包出来,又让她改变了想法。
“一座荒山,承包来干啥子嘛?挣钱怎个辛苦,你也是40多岁的人了,还折腾啥嘛!”母亲听张祥英说了想法,不无忧虑。
村里人听说张祥英回来了,都来

看望她。
结果呢,他们都是来找张祥英帮忙的。
原来,很多年轻人都想出去打工挣钱,但他们又没有门路。想到张祥英是大老板,就想托她在外面找些活路,哪怕一个月只挣一两百元,也比种庄稼强。
想起自己背茶叶变的艰辛,想起乡亲们满含期待的双眼,那晚,睡在母亲身边的张祥英失眠了。
虽然自己富了,但乡亲们需要拉一把啊。如果把村里的茶山承包下来,搞一个农场,乡亲们就近打工,一方面挣了钱,一方面还照顾了家头,多好啊。
第二天,张祥英一大早起床,找到了村里,说要参加投标。
没想到,中了。
最初,张祥英以为投资两百万就够了。没想到,投资茶场成了一个无底洞,从前期的开荒、修路,到修厂房、购买设备办厂,张祥英举步维艰,几次濒临绝境,拿她的话说,叫九死一生。
但建成后的茶场一直不见起色。
“那时上山的路没硬化,周边杂草丛生,荒凉得很,愁得我头发都白了好多。”本来,张祥英引进了400亩绣球花到茶厂,想尝一尝农旅融合的甜头。谁知,却被周边糟糕的环境阻碍了致富路。
转机发生在2019年,这一年,村里进行环境美化,第二年投资200万把进出茶厂的道路硬化了。
致富的路通了。如今,漫山的茶树,随着山势,蜿蜒起伏,一片青绿。
茶叶车间里,一百多名工人,全部来自周围的乡村。张祥英茶厂生产的“四面茗香”“小茗春早”“一品爽”“三马驰”等品牌茶叶,像长了翅膀一样,飞出石龙,飞出重庆,也飞出了中国。
1952年出生的张祥英,明年就满70岁了。

“你看她们,都舍不得张嬢嬢退休呢!”张祥英指了指旁边嘻嘻哈哈包茶叶的姑娘们。
是的,偌大一片茶山,需要她;乡亲们,也离不开她。
张祥英说,她这辈子都在创业。明年就要步入古稀之年的她,依然不言退休,就像穿着“红舞鞋”,停不下来的节奏。
1972年,刚满20岁的张祥英经人介绍,嫁给了一位师范校毕业的老师。那个年代,半工半农,是最幸福的组合。她满以为自己嫁进了一个金窝窝,没想到,婆家条件更差。
排行老大的丈夫有3个妹妹、两个弟弟,年龄偏小;而且,婆母患有哮喘病,做不得重活。常言道,长兄当父,长嫂当母,丈夫常年在在外教书,家庭的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张祥英身上。
婆家所在的白市驿镇田地少,粮食不够吃,而且弟妹上学要钱,婆母抓药要钱,一家人的开支,怎么办呢?
娘家虽然也穷,但土地多一些,种洋芋、苞谷和红苕三大坨。还种了不少茶,茶叶拿去卖,多少可以贴补点家用。
于是,张祥英也从娘家背茶叶到白市驿去卖。
那个时候,从巴南石龙镇到白市驿,按照张祥英的话说,两头雾。
凌晨三四点起床,背上头天晚上弄好的一背篋茶叶,走路到接龙去坐车。
从张祥英娘家的石龙镇柏树村到接龙镇,有近70里路,背着茶叶的张祥英,不敢多歇气,也要走4个多小时。从接龙镇到土桥,一天只有3班车,必须踩准点,否则就错过了。到了土桥,走路到李家沱河边,坐船过河;到了杨家坪,再坐车到小龙坎,下车后走路到石碾盘,从石碾盘坐车到白市驿;在白市驿下车后,还要走十多里路……等累得鼻塌嘴歪回到家,天已经黑尽了。

本土影视 IP 老品牌的新引领

——评电视短剧《街坊邻居的幸福生活》

【文艺评论】

□王力

日前,本土方言喜剧《街坊邻居的幸福生活》在重庆电视台时尚频道首播,收视可喜。这部由重庆影视IP老品牌《街坊邻居》衍生创作的新剧集,将于下月面向全国发行。
由璧山区委宣传部、区委组织部和佛龙影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10集电视系列短剧《街坊邻居》的主创团队,导演张新,川渝两地喜剧明星沈伐、罗德元、仇小豹、莫舍、凌淋、吴文等友情客串,实力派青年演员申泽华、张黎领衔主演,单从演员班底看,是难得一见的本土明星阵容。

作为“重庆人的集体记忆”,方言喜剧《街坊邻居》在西南地区各地面电视台反复播出,前后跨度15年左右,让刘卫东、蔡倩云、白小军、赵美丽、周幺婍等剧中角色家喻户晓,该剧也成为重庆本土原生的影视大IP品牌。
与前三部《街坊邻居》不同的是,《街坊邻居的幸福生活》里面的角色涉及面广,从帮扶新农村建设的老老板,到物业公司白领高管、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、基层干部,尤其是剧中塑造的一心为民的党员群像,温情而可信。
较之同类题材的影视剧,该剧鲜活、真实,本土演员充满诚意的幽默表演,让观众关照自我、找到共鸣,即从自身出发,邻里和睦相处,美丽家园共爱,和谐社会共建共享。
从内容创作上看,该剧戏剧化地展现了璧山区在党建引领、小区治理、新农村乡风建设上取得的创新成果,既表现出“党员示范——以实际行动证明榜样就在身边”,又从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角度出发,真实地体现出党建引领的新活力,彰显艺术创作回归生活、关怀群众的初心。

前三部《街坊邻居》着重讲述嘉陵巷居民的众生相,充满生活中的小乐趣、小道理、小幽默。《街坊邻居的幸福生活》则从“小家”到“大家”,更注重对大家所向往的美好、文明、幸福生活的氛围营造,在镜头下直观、真实而准确地再现新时代社会风貌。
作为《街坊邻居》IP的制造者,制片人刘岗通过“街坊邻居”这一经典的、戏剧化的人际关系模式,利用喜剧、短剧这一喜闻乐见的影视艺术形式,成功地实现了低成本、高质量、重情怀的真善美镜头书写。
同样是10集短剧,《街坊邻居的幸福》比起《山海情》还差得远,但它摸索出了本土影视IP老品牌的积极意义,尤其是寓教于乐的社会责任内涵。创作者找到了贴近观众的亲民艺术表达,聚焦于市井文娱需求,既延续了多年来重庆本土影视创作积淀的优秀品性,又对今后本土影视IP的策划、创意与市场开发,具有较好的示范和参照价值;同时,也对现实题材影视剧未来的本土化创作,引领了一个新方向。

□丹心

【拼车】车找人(要求有健康码,上车戴口罩)
【时间】本周星期日,下午7点左右
【出发】仙女山游客中心
【到达】观音桥
【人数】2人
【联系】电话13*****微信同号
【备注】拒宠物。每人付费70元
正寻思返城的事儿,就在“拼车群”看到这个信息,我赶紧参了一个。
“喂,你的口罩呢?”刚准备上车,车主丁小妹问。
“这两天去小区散步都戴了口罩,已经用完了。”我实话实说。
“没戴口罩怎么能上车呢?”左后位传来一个女声。“是嘛,拼车信息专门提醒了的。”坐副驾位的孙先生帮腔。
我赶紧解释:“本来已经网购了口罩,因为下山时间提前了,货还没送到。”
丁小妹转身对她身后的美女说:“这倒也是。原计划吃了晚饭才走,你们都担心下暴雨,怕走晚了路上不安全,才改成午饭后出发的。没关系,我这里有多的口罩。”
“嗯,河南郑州的教训深刻。你先上车吧。”孙先生拿起手机念了起来:整个重庆都在等雨,像一个初恋的少女等待男友,怕他不来,又怕他乱来……
车上的气氛顿时轻松了些。
我一拍头:“虽然我网名叫丹心,可你们不用担心。”我边说边把健康

□唐御伦

前段时间我市发出暴雨天气的紧急预警后,全城好多地方都在严阵以待。而梁平的雨说来就来,淅淅沥沥下了一夜,到第二天午后仍没有打住的意思。因为要赶着上班,我必须驾车返回江北区。
下雨天的高速路,水汽蒸腾氤氲。雨滴砸得前窗玻璃水花四溅,噼里啪啦乱响一气,哪里还有“雨打芭蕉三两声”的美感。还没等我回过神,刚才还在视野中的山林、道路、车流都隐遁而去,天地间只剩下雨水打在车上“叭叭叭”的声音和迅速腾起的白色水雾了。
此时,不仅仅是雨急了,乌云也滚滚而来,天色骤然暗了,像是父母看到孩子离谱的成绩单,下午3点的



从仙女山拼车回主城

码翻出来,递到每个人面前,“我这个是包了金边的绿码,已经打完了两针疫苗,也没到过中高风险地区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丁小妹说。
坐左后位的王女士也点头:“可以了。”说的同时,搂着女儿的右手松开了,小女孩向我这边移了移。
“其实吧,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这样,彼此放心些。”孙先生出示了他的健康码。
“有道理。”王女士也让我们看了她的绿码。
“下次我再多准备些口罩放在车上,以备急用。而且同车的人,包括我,现场都要出示健康码。对了,一会儿到服务区休息时,我也给你们看看。”丁小妹笑着说。
总算出发了。不知不觉间,随山路蜿蜒而有些左右摇摆的身躯,开始稳定。原来我们已下山,驶上了通往主城区的高速公路。
汽车不快不慢地在隧道群中穿行,以我驾车的经验,感觉时速基本控制在80码。丁小妹的技术确实不错。
车上的话音渐少,王女士母女和孙先生都在打瞌睡。
跑长途,最好有人陪着驾驶员说话,我和丁小妹小声闲聊起来。
“你怎么想到拼车这个主意呢?”我问。
“有次我一人开车下山,邻居提出搭车,还坚持要付费。我说用不着啊,咱们是邻居,远亲不如近邻嘛;再说车上有空位,又顺路,这并不是麻烦的事情。邻居说那不一样啊,我去坐长途车或者打的也是要花钱的,还没你这舒服。”

“你是不是觉得收钱有心理负担呀?”
“开始是的,后来想想也对。有个人在旁边说说话,不易打瞌睡,开车还安全些。所以,我就加入了‘拼车群’。那位邻居还说,山上这种情况好久了,搭车的人都是这样付费。”
“这很合理,大家各取所需,再说,也是低碳环保出行。下次有机会我也试试。”
一摇一晃中,我也打起盹来。
“美女帅哥们,服务区到了,下来休息一下。对了,口罩不要取,还要带上手机哟。”
“对头,服务区过去是罩一罩、量一量,现在还要加上扫一扫。”孙先生比划了戴口罩、量体温、扫行程码一系列动作。
在大观服务区稍作歇息,我们继续前行,话题依然围绕防疫。
丁小妹说她所在的小区,外卖只能送到小区门口,自己去取,外卖小哥不能入内。
王女士念了家政公司给她发的信息:因近期疫情反复,为确保您和保洁员的健康安全,保洁员将在入户前主动向您展示健康码,请您同步展示。双方均为绿码时,服务可照常进行,如一方出现异常,服务立即取消。
孙先生插话:“我从朋友圈看到餐饮业的几句顺口溜:别侥幸,绷紧弦,搞好防疫抓安全。加封签,少污染,外卖一定要严管。消消毒,少接触,‘网上餐厅’开进屋。公勺汤,公筷菜;吃不完,往家带;好习惯呀受称赞。”
我说,我们大家都要听招呼,毕竟每个人都是防疫的第一责任人。

暴雨中的归途

明娟转眼就成了晚上七八点钟的夜色。我的座驾已经自动打开了车灯,它心里恐怕早就慌了。不过,谁心里不慌呀,天地都变色了,这雨来头肯定不小。我赶紧打开应急灯,管他四下有无来人,先招呼着吧,毕竟这是对大暴雨基本的礼貌。
天像一个巨大的匣子,把我连人带车罩在中间。在这条原本熟悉的路上,我一直向前向前,却总是找不到熟悉的感觉。明明没有走错,却有点不自信了,因为除了偶尔出现的模糊指示牌,没有任何熟悉的景色给予我肯定的反馈。当然,这并不像人生路那样复杂,只需打开导航就不惧前路的迷茫了。
大雨中行车时刻刺激着人脆弱的神经。天桥上流下来的水势大力沉,“啪嗒”一声掉在挡风玻璃上,吓

得副驾一个哆嗦,玻璃没碎,这小心肝可碎了一地。雨下得太急,路上的积水滩星罗棋布,轮胎压上去的一刹那和压在光滑的玻璃上一样,一个距离不长的漂移让驾车的我脚趾都抓紧了。当旁边有车经过千万不能大意,它冲过水坑必然甩你一身浪。间或碰到停在应急道的车,闪着黄光,似乎惊魂未定。
路上走久了,渐渐发现,不管车多车少、车大车小,大家都低调了、自律了、减速了;“潇洒”的蛇形走位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整整齐齐的双闪,像一串串萤火虫在浓重的白雾里逡巡前进。
顶着风冒着雨,近重庆城区时雨小了,继而停了。感觉天地被这雨洗得通透干净了,压迫感没了,连山都近了。